

## 淺談佐藤學「學習共同體」

余肇傑

臺中市立惠文高中國中部教師

國立中興大學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所研究生

### 一、前言

二十一世紀是個知識爆炸的世代，隨著網際網路的發達，學校教科書的觀念與知識在網路上只是冰山一角，加上近年磨課師計畫的積極推廣（MOOCs，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），使得教師的教學與教材內容的呈現，大部分可以透過 facebook、twitter、youtube 等多媒體或雲端課程取得。這不禁讓我思考一個問題：「既然學校老師教導的知識，學生可以輕易地透過高科技取得，甚至在家自學，那麼二十一世紀的教師所扮演的角色究竟為何呢？」。似乎傳統講述式、灌輸式、填鴨式的教學，早已不符合學生需求。教育不應是知識的囤積，如何培養學生帶得走的能力，才是教育工作者應該思考的問題。

隨著十二年國教的即將上路，面對大環境與政策的改變，學校教師、家長與學生們該如何「以變應變」呢？東京大學佐藤學教授提出「學習共同體」（Learning Community）的理念，近年襲捲臺灣教育界與論壇，彷彿為當前臺灣教育現況找到了春天。

### 二、「學習共同體」的實質內涵

#### （一）「學習共同體」的定義

「學習共同體」是一種教育理念。在主打「學習共同體」理念的學校裡，

學校不僅是一個提供學生相互學習的地方，同時也是教師彼此交流、成長的場所。家長和社區居民則透過參與孩子的學習成為「學習共同體」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。換言之，「學習共同體」所指涉的對象包括了學生、教師、家長與社區人士或資源等，學校教師的教學不再是單打獨鬥，而是在這個社群裡有著龐大社會資源的支持與後盾。

#### （二）「學習共同體」的哲學基礎

##### 1. 公共性哲學

佐藤學教授認為學校是一個公共空間，教室不只是孩子學習的地方，更是教師追求教學卓越的場合，因此，每位教師至少一年一次開放自己的教室，提供其他教師、家長、校外人士來參觀。在「學習共同體」理念中，教師打開教室是要互相學習，形成互相支持的網路，精進自己的教學。

##### 2. 民主主義的哲學

在民主的社會裡，每個人都有發言的權利。而校長、老師、學生、家長都是學校的主人，應多多透過發言參與學習或學校事務。這個觀點與杜威認為民主可以讓成員用平等地位交流，有不謀而合之處。依此觀點，教師的確有將「學習的主導權」還給學生之必要，教師除了透過講述法外，應多提供學生討論、發表的機會。

### 3. 追求卓越的哲學

佐藤學教授認為即使學校整體成績不好，在學區內學力排行很低，但永遠設定最高的教育目標，選擇最好的教科書和教材，從那裡開始挑戰（黃郁倫、鐘啟泉譯，2012）。這觀點很明顯地挑戰了昔日教育心理學所揭示的理念—「教材應該選取難易度適中，以提高學生成就感。」不過，佐藤學教授「追求卓越」的觀點，與學校教師施予學生正向、積極的期待以實現心理學上所謂「畢馬龍效應」（Pygmalion Effect）的理念有雷同之處。

#### （三）「學習共同體」的教育目的

教育的目的不是彼此相互競爭，而競爭的教育應該轉型成為共生教育。過去追求量（分數）的教育，應轉變為重視質（思考）的教育。「學習共同體」的教育目標，並非培養只會考試拿高分的孩子，而是透過引導的教育方式，讓孩子在浩瀚無涯的知識領域內探索，培養「思考」與「如何學習」的能力。

### 三、「學習共同體」的教學步驟

「學習共同體」中，教師的教學步驟依序為 hop—step—jump：（1）hop 階段旨在喚起學生學習動機與複習舊經驗；（2）step 則呈現課本教材並進行協同學習，類似臺灣課堂上的發展和綜合活動；（3）jump 階段，教師應該安排比教科書更難一點的內容，使所有孩子在課程中透過「協同學習」，得以有「伸展跳躍」與追求卓越的機會。佐藤學教授以維高思基「近側發展區」的觀

點，對學習有這樣的定義：學習就是藉由「透過媒介的活動」與嶄新世界相遇，並在與教師及同學的對話中「伸展跳躍」（黃郁倫、鐘啟泉譯，2012）。

### 四、教師、學生與家長的角色

#### （一）教師角色定位

教師除了將「學習主導權」還給學生，採取「學生中心」的學習模式外，還得走出自己的教室王國，開放同儕、家長與社會人士進入教室觀摩。這有助於建立良好的同僚關係，同時也經由外人的回饋追求更卓越的教學。教師所扮演的角色，不再只是「傳道、授業、解惑」的「教育專家」，更扮演著「學習專家」的角色。惟有學習，才能不斷充實自我，追求卓越。此外，教師應該培養學生聆聽、對話的能力並設計足以使學生產生「伸展跳躍」的教材。這點與史點豪斯（L.Stenhous）所提「歷程模式」的課程設計理念與教師角色的界定，十分相似。

#### （二）學生的角色定位

當學習主導權還給孩子時，孩子便不能只是被動地接受知識、囤積知識。「學習共同體」的學生首先要學會的是「互相聆聽」，因為學習發端於「聆聽他人的聲音」。學習的本質是「被動的自發性活動」。透過同儕間的相互聆聽、溝通、提問與討論，才能將知識轉化為自己的能力也培養人際互動的技巧。

#### （三）家長的角色定位

佐藤學教授認為不論學校家長的學歷與社經背景如何，教育應該是學校教師與家長形成密切連結，共同負擔教育的責任（黃郁倫、鐘啟泉譯，2012）。家長應走出自己的工作場合參與孩子的學習，藉由實際的行動來表達對孩子學習的支持，例如參與家政課，與孩子共同製作餅乾、參與孩子的成果發表等。

## 五、「協同學習」與「合作學習」之差異

一般人常常將「學習共同體」中的「協同學習」（collaborative learning）與「合作學習」（cooperative learning）劃上等號，實則不然。透過「協同學習」，教師以隨機抽籤的方式，最好是男女各半，將孩子分成四人一個小組，進行討論，組員彼此的地位是平等的，由不會的、不懂的主動向隔壁的同學發問；而「合作學習」則根據學生「能力特質」與「社會特質」兩方面的因素，將學生分成四到六人一組（黃政傑、林佩璇，1996），由小組中學習能力較強的「小老師」教導學習成就較低的同學，組員彼此之間存在著上對下的權力關係。

「協同學習」重視個人的學習，透過彼此的聆聽與對話，深化思考產生有意義的學習。「合作學習」則重視分工，每一角色都有其任務，因而產生不同的學習結果（黃政傑、林佩璇，1996）；經任務分工，形塑共識成為小組討論的結果。

## 六、綜合評價與在教學上的啟示

（一）重視孩子學習「質」的改變，而非「量」的追求

心理學家皮亞傑認為智力的改變即是一種質的改變，因此皮亞傑十分重視思考的過程。（張春興，2008；張新仁，2003）。因此，教育成效的評估應從分數的追求，漸漸地轉移到「思考的」學習與「如何學習」的歷程。

（二）教師是「教育專家」，也是「學習專家」

班級教師彼此觀察，可以培養合作氣氛，也可以互相學習、建構共同的教學信念與力量，藉此建立學習社群與改善教學的合作教學。（柳雅梅譯，2006）。由此可見，教室觀察的目的不在評鑑教師而是在協助教師自我成長，成為一位「學習專家」。

（三）不論家長社經地位如何，都應積極參與孩子的學習

陳奎熹（2004）指出儘管家長社經地位是影響孩子學習成就的中介因素，但無論屬於何等社會階層，只要父母關心子女教育，採用合理的教養方式，建立積極的價值態度，仍能為子女創造有利學習的環境，進而提高教育成效。

然而「學習共同體」並非萬靈丹，其教育理念仍受到下列幾點限制，有待教師們解決：

（一）協同學習考驗教師班級經營的能力

協同學習的關鍵在於「聆聽」，教師得激起孩子學習動機，並培養孩子傾聽同儕的素養，否則協同學習的教室將淪為「聊天室」。

## （二）考試領導教學的學習 vs. 協同學習

儘管十二年國教於民國 103 年上路實施，國中生透過免試即可升學。這代表教師得一改過去考試領導教學的教學模式，而家長們則不能再以分數的高低評估孩子的學習成效。唯有如此，協同學習才有推行的可能。

## （三）伸展跳躍的課程考驗著教師課程設計的能力

教師必須設計比課本更為困難的教材，這考驗著教師課程設計的能力，若一個不小心，很有可能造成學生的學習無助感。同時，教師應考量學生先備知識與起點行為，才能為學生的跳躍學習做準備。

## 七、結語

關於佐藤學教授「學習共同體」的理念，基本上不離（1）以學生為中心、重視學生思考、培養學生聆聽與發言的能力；（2）教師角色為協助者、設計教材提供學生伸展跳躍、開放教室觀摩促進教學卓越；（3）家長與社區人士應積極參與孩子的學習，並建立親師合作良

善關係等理念。

隨著時代的巨變與十二年國教的推行，加上「學習共同體」在日本實施的成功經驗，它夾帶著強大的正面能量襲捲臺灣的教育界，究竟教師要採用「好上課」的講述式教學，亦或嘗試翻轉自己的教學，給予學生「上好課」的機會，取決教師們的角色定位與教學信念。

## 參考文獻

- 柳雅梅（2006）（譯）。學校是專業的學習社群：專業發展的合作活動與策略。（原作者：Robert, S. M., & Pruitt, E. Z.）。臺北市：心理。（原著出版年：2003）
- 陳奎熹（2004）。教育社會學導論。臺北市：師大書苑。
- 張新仁主編（2003）。學習與教學新趨勢。臺北市：心理。
- 張春興（2008）。教育心理學：三化取向的理論與實踐。臺北市：東華。
- 黃郁倫、鐘啟泉（2012）（譯）。學習的革命：從教室出發的改革。（原作者：佐藤學）。臺北市：天下。
- 黃政傑、林佩璇（1996）。合作學習。臺北市：五南。

